

台湾著名女作家书系

忙碌的步履

急急，匆匆

给自己放个假

找个人浪漫一下

To seek somebody for 找个人浪漫一下 romantic

台湾 杨小云 著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找个人浪漫一下

[台湾]杨小云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个人浪漫一下/杨小云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2003. 1

(台湾著名女作家书系)

ISBN 7-80099-715-4

I. 找… II. 杨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8775 号

图字:01-2002-6129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)

电话:(010)68218553 51933037

(010)51933034(编辑部)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 sanxiab@sina.com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4.625

字数:81 千字

ISBN 7-80099-715-4/I·88 定价:10.00 元



找个人浪漫一下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谍对谍	1
谜样的女孩	10
男人的手	26
谁的孩子	35
找个人浪漫一下	55
老爸的故事	67
重逢	77
药	89
爱的凌虐	108
无言	131

谍对谍

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，斟酌再三，花子决定使出那个杀手锏，逼他就范。

谍
对
谍

这一招是情场老将李靖的秘密武器，用来对付男人，最管用。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而且啊——

李靖挑起新纹的黑眉道：

“最能逼人现出原形，探出他们用情的真假了！”

花子闻之，大为惊诧，连称不妥，呐呐地低语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？明明没有哪，不等于睁着眼瞎说……”

“笨蛋，有没有谁知道？”李靖掀起殷红的嘴唇说：“没听过‘兵不厌诈’这句话吗？何况，现在的男人个个是色大胆小，比猴子还精又比泥鳅还滑溜，不使点小手段，哪能让她们说实话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花子仍觉不妥，毕竟与事实不符啊，而且，怎么想，都有点卑劣。

“你可以借而不用，也可以永远不必用上，我可是把你当成自己人，才教你这招独门秘功哟！”

李靖一边邀功一边得意地向花子诉说着过去光荣战绩。当时花子只觉有如天方夜谭一般，在内心最深处，却掀起一圈圈涟漪。那时她刚认识小何，一个已婚男人，总在她面前诉说着夫妻不和的多种痛苦。并一再表示，只要对方同意，他立即结束那段错误的婚姻，愿意生生世世与花子生活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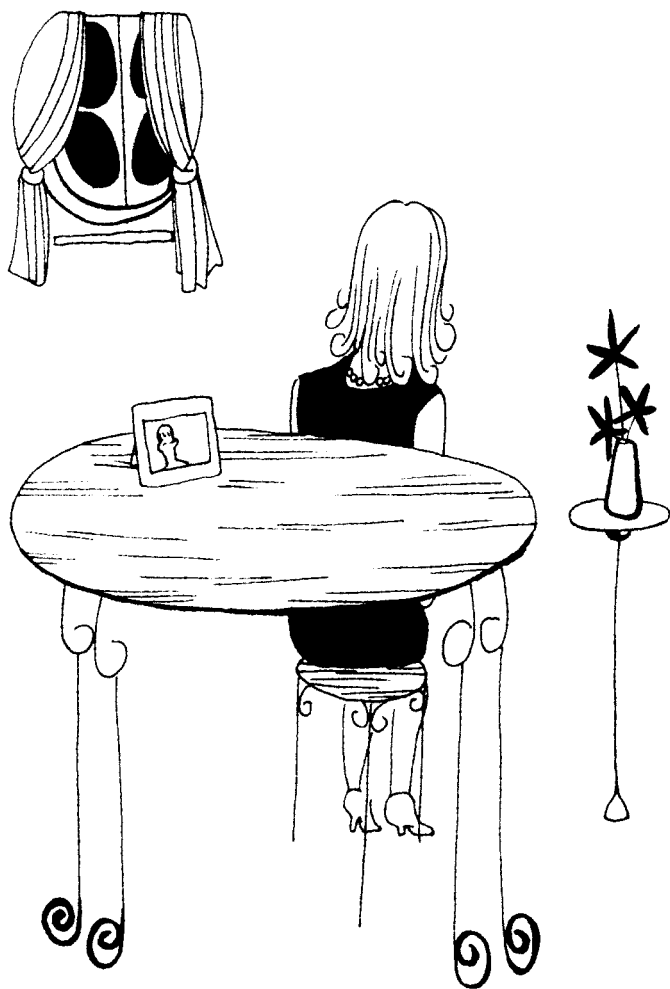
一开始，花子真的很受感动，而且真心期待。但是，他所有的表现，似乎永远停留在口头阶段，并未见一丝一毫实际行动，于是花子开始怀疑，先是撒娇，再是摊牌，接着争执，而他却始终不肯表态，只一味地推托。说什么怕她受伤害，怕面子不好看，怕影响事业前途……，反正永远有扯不完的借口。

就在花子陷入困扰又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她猛地想起李靖的秘密武器。

第一次使用，心情是既挣扎又惶惑，她期待小何的反应是积极肯定，有担当的。她私下对自己说，只要他不退缩，表示肯负责的态度，她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不计名分，什么都不多求。万一他退缩……，她狠狠地驱赶掉那个令她不悦

的意念,不准它进入脑子里。

结果——



谍
对
谍

至今想来,花子仍觉锐痛无比。小何果真现了原形,竟然是那样一副胆小、畏缩、怕事、怕负责、怀疑、没种……像一摊烂泥。

也就在花子看清小何真面目的同时,强化了她离开他的决心,将她由矛盾痛苦的漩涡中,解救出来,也因此,帮她减少了分手后的伤感。

离开小何,花子像脱去一层皮的蛇,变得强韧、狡猾加冷静。有好长一段时间,她过着自我放逐的日子。

去年,花子再次使用这一招,吓退了死缠不休的吴总。一样是住家男人,和小何不同的是,他从不表示会娶花子,只贪恋她年轻的身体。

这回,她还卖了个乖——不必麻烦他,自己会处理。

一星期后,花子收到吴总以挂号信寄来五万元支票,并表示他不会再给花子添麻烦了。姜毕竟是老的辣,明明是自己怕麻烦,反倒做出一副体贴的大度。

哼!李靖说得没错,不逼又怎能让那些臭男人现出原形。

当晚,花子请李靖到凯悦大吃一顿,两人笑岔了气,然后快快乐乐回家睡觉,第二天,花子给自己买了套香奈儿春装,四万二。

但是这回不同了,花子是真心想要这个男人,渴望安定

下来,想找一处停泊的港湾。

想到他,花子的一颗心,便夹着微微的痛,乱了起来。

他是一家外国汽车代理公司的经理,四十出头,浑身是劲,充满自信和骄傲。做事讲效率,做人重享受,一双大手尤其具侵略性,每每拨弄得花子情不自禁。

花子曾在一本心理学书上看过这样的话:

“有过人的精力,就有杰出的事业。凡是了不起的人,多半精力充沛。”

花子一向喜欢强而有力的男人,她宁愿男人跋扈,也不能接受一个软趴趴的男人。和以前认识的那些男朋友相比较,他显然最强势。她庆幸自己这回遇到了真正的男人,一个在各方面都有着过人精力的男人。

对他以及他带给她的生活,花子是十分满意的。他带她出入私人俱乐部,上高级餐厅,参加应酬,坐在他那辆白色富豪车上,她觉得自己好高贵、好重要,幻想着周围的人殷勤地称她“经理夫人”……

花子几乎以一种崇拜的眼光在看他,就连他一米六五的身高,大男人主义,缺乏文化素养,在他身上,都不成为缺点。

她甚至觉得,他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,那个男人对未来却始终没有任何表示,明摆着“我俩没有明天”的味道。

花子不甘之余，多次拐弯抹角地旁敲侧击，男人总以四两拨千斤的态势，浅浅一笑道：

“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逼急了，男人便拉下脸，冷冷地抢白她：

“我好不容易才从一个婚姻中挣脱，可不想又把自己套住！”

哼！我就不信套不住你！花子狡黠地笑笑！吸了口气，开始拨电话，这回，她自觉胜利在握。

她打的是他私人专线，不必经过秘书，花子昵称是他们的“情爱热线”。

电话只一响，他便接起。

“是我——”声音极尽爱娇、甜软。

“呃，有事吗？我正忙——”

“怎么！什么时候变得有事才能打电话呀！”

花子捏着嗓子不依，手指绕着电话线，感觉有如缠绕着他的发丝。

“当然不是——我现在有客人。”

“什么客人？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
“谈生意的客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见花子半天没说话，他那边提出退步：

“我待会儿打给你，你在公司对不对？”

听他要挂电话，花子急道：

“不行哪！人家，人家……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……”

她咬着嘴唇，咿咿呀呀地开始营造气氛。

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吗？”

“唔……是有一点……人家，人家，哎呀！这怎么说才好呢……这种事本来想当面告诉你的，可是——实在很难启齿呀……”

“哦？听起来挺神秘的！”对方的注意力似乎被撩了起来：“和我有关吗？”

“哎呀！当然有嘛，而且，你是男主角呢。”

“哦？”隔着电话丝，已经感觉到他开始紧张，竖直了脊背，全神贯注的样子。

花子吸了口气，用最娇羞、最柔软的嗓子，轻轻缓缓地低语。

“人家，我……，哎呀！就是——你，你要当爸爸了嘛……”

“当爸爸？”他机械地复诵着，嗅不到一丝热情。

“人家我刚刚由医院回家，大夫说——说我——我怀孕了……”

“有这种事……”

“哎呀！你真坏，还装傻，讨厌！”

有短暂的沉寂，花子心跳一百。她屏住呼吸，耐心地等对方从惊愕中平复过来，也借机调整一下自己。在这时候，

千万不能急躁,千万要沉住气。

“你说你怀孕了?这不大可能吧……”对方打破沉默,再次开口。只是,声音中充满冷静与冷淡。

“哎呀!什么叫不可能嘛!这种事我还会骗你吗?难道你想赖帐不成?……”

花子提高了音阶,语音中揉入了委屈的哭腔,一颗心却胀满了不安和莫名的不祥。难道这个男人也像小何一样,胆怯,没有担当?

“真的不可能是我的。”男人语气坚定,声音低了三度,冷了十度,硬如花岗石。

“什么话嘛,你的意思是我不贞?我有别人?”

花子开始沉不住气,不对,不对,一切都不在掌控之中。这个男人好狡猾,好阴险,不但没被吓着,反而倒咬花子一口,够狠的角色。可是我花子也不是没有过世面的土蛋,想讹我?门都没有!花子冷笑地自语着。

对方依旧气定神闲,不疾不慢地说,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调侃:

“这我可没说哟,有没有只有你心里明白。”

“你——”花子一时为之气结,一股热流逼上眼眶,不觉哽咽。

“告诉你吧,我在前妻生了第二个儿子后,就结扎了!你说,会是我的吗?”

“啊！……”

花子像被人捅了一刀似的弯下了腰，绝对的羞辱加剧烈的愤怒，排山倒海的俯压而下；握着电话的手，拼命打抖，全身僵硬，如死去一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终于找回自己，然后，她用尽全身力气加上最后一片破碎的自尊，哑着嗓子向男人吼道：

“哈！笨蛋，我当然知道你不能生！告诉你吧！我骗你的，哈哈！哈……”

扔下电话，花子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笑出了一脸泪水。

谍
对
谍

谜样的女孩

小艾死了。

跳楼死的，从她住的那幢楼顶层直落地面，摔成肉酱。

/

接到一个自称是小艾同学打来的电话，说小艾自杀时，人达第一个反应是：

“又要自杀了？”

只当她又在闹。讲话的语气，除了普通之外，还有些许玩笑意味。

“不是‘又要’，是‘已经’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太过分了你！枉费小艾对你一片真情！猪八戒，去死！该死的应该不是你！”

掷过这一连串咒骂后，对方“咔嚓——”地挂了。

举着嗡嗡作响的话筒，人达有着不知所的错愕，有点像做梦，又有点像真的。待他慢慢回过神来，脑海中浮起小艾那张瘦瘦、白白的脸，永远透着疲倦的眼睛时，一颗心突地痛了起来。前天送她回家，到门口时，人达将乐器盒交给她，她接过去抱在胸前：

“很重吔。”

“还好。”

小艾不去开门，只定定地望着他！

“就像我一样，让你觉得是个负担。所以，我想，我们还是分手好了。”

人达不置可否地笑笑，没接话，他早已习惯了小艾，习惯了她要分手的话。

见人达没反应，小艾歪着头，浅浅地笑了起来，音阶也提高了许多。

“你以为我又在跟你玩了呀？”

人达点点头，肯定地。

“那如果我说，我要去自杀呢？你相信吗？”

“别闹了。快进去休息，明天还要上课。乖。”

人达像哄孩子般将她送了进去，在她冰冷的面颊上亲了一下，转身离去。

下楼梯时，人达吁了口气，心想分手也好，要真能云淡风轻、潇潇洒洒地分手，像演戏似的，倒也不坏。

只是，躺在床上，又不听指挥地伤感起来，想到从此生活中没有了小艾，没有她的歌、她的场子，所有小艾的一切，都将由自己生命中拔除，又觉得人像要撕碎了一般地痛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小艾，却为自己这般软弱的滥情而生气。

和公司的女同事比起来，小艾像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女人，古书中那种柔柔弱弱、病病恹恹、随时都会昏倒、咯血的女人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回望着小艾，人达便想起红楼梦里的林黛玉、尤其她生气时，嘴唇抿得薄薄的，眼皮垂着不看人，那股子孤绝劲，真教人怜疼。即使在酷暑盛夏，小艾仍显得寒飕飕的，坐在光影下唱歌时，她的周身仍似黑天黑地。小艾人瘦，偏又爱穿黑，于是那种孤绝的冷寂，便愈发地突兀。

吸引人达的，或许就是她那种独特的冷傲中带着无助的矛盾吧。

2

认识小艾，是在九月下旬，和一帮朋友到一家餐厅吃饭，老王讲，他特别推崇这家西餐厅，气氛好、菜色佳，颇有欧洲小镇风味，而且——

“有民歌手驻唱。”

人达从没到过这种地方,对民歌手,除了偶尔在电视上瞧过,没有其他印象,只觉得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。

“我们去会不会嫌太老了点?”人达虚虚地问。

“就是怕跟不上时代,才要常常去年轻人去的地方嘛!何况,咱们并不老呀!连中年都够不上边儿……嗯,真是尴尬的三十五啊!……”

餐厅只能算中等,菜式也普通而已,至于民歌手,就是那种抱着吉它、自弹自弹自陶醉的年轻人。

人达先前只顾着吃和讲话,也没有太去听台上唱些什么。直待上了咖啡,点起一根烟,闲闲地瞄了过去,才发觉台上换了一个女孩。一圈微光落在她脸上,使她整个人仿佛凸浮于光圈里,那女孩的一双眼,无底洞般深冷,而她的嗓子,也是那般地生生涩涩,没有半点热气一般,虽然她唱的是情歌,听起来却像——像歌仔戏的哭调。

人达听着、望着,只觉奇异的心疼和难言的紧抽。他直觉地脱口而出:

“那个女孩是不有病?”

“有个屁病!”老王喝了口啤酒,斜睨着说:“她健康得很呢,我看过好几次,也认识她,何小艾。”

“小爱?”人达不解地复述着。

“是小艾,艾草的艾。”老王用手指沾了啤酒,在桌子上写出她的名字,随即说道: